

■许仙

迄今为止,我三次上梅城,感觉一次比一次更梅城。

上世纪90年代,钢厂文协去建德开会,8个人一早赶到西站,坐班车走蜿蜒于钱塘江两岸的国道,石子路又老又窄,风景倒是绝的,尤其深秋,窗外百看不厌。从杭州到建德赶紧慢赶也得5个小时,但不觉得漫长,满眼都是“风烟俱净,天山共色。从流飘荡,任意东西……”的意境。

在建德第三天的午后,我们上梅城。我至今仍记得途中有段老路,两边是高大挺拔的水杉树,针叶金黄,在阳光下美到不行,就像是为我们打开严州府的大门,夹道欢迎。当时年轻,下车不到个把小时,就把正大街、府前街、西门街和总府街都逛了个遍。这听上去好生热闹,其实就是两个十字街,不长,街面陈旧,店铺稀零,只为当地人开的,几乎不见游客,几家店主聚在一起玩牌,对不速之客不屑一顾。我找到一家新华书店,虽小,却觉得几本好书,甚是欣喜。于我而言,有一个新华书店的地方,都是值得尊敬的。

我们拜访澄清门,登上门楼,顿觉江面辽阔,三江欢聚,汽笛声里,江船犁出满江淋漓波光,浪得实名。南峰塔北峰塔令人神往,因为时间有限,均不得亲近,正应了那句“得不到才最是牵挂”的俗话,不免心念念。临江的门楼上对联曰:“层楼览尽贰重翠,古城独开半朵梅。”我理解“贰重翠”,却不懂“半朵梅”。领队指是城墙尖,我半信半疑。回望梅城,正大街上两座牌坊清晰可见,一座是建德侯孙昭的,另一座是先贤后乐范仲淹的;存在于岁月之外,经老,仿佛古已有之。有谁嘀咕:“严州府就这点花头?”又有谁回应:“多着呢,都在地下,如严冬之笋。”我们在江边徘徊复徘徊,想看黄昏江景,却因赶末班车而不

■程耀恺

# 掌砚

“掌砚”这词,是我的一个创造:一方砚台,材质姑且不论,只要达到巴掌那么大小,我便称之为掌砚。

记不清从哪年开始,见到喜欢的砚台,我便千方百计把它弄到手请到家,否则,必是愁愁黯然难成眠。然而,这么多年,我却没遇到一像象样的砚台,所遇者陈色全新也。对于这类新砚台,我的一位朋友不屑一顾,他只青睐旧砚。他约我到他家,让我欣赏他的收藏。第一次面对那么多旧砚古砚,身为书生的我,不免眼花缭乱,望洋兴叹。我在朋友家中盘桓一个下午,如入宝山,如登春台。一个人坐拥百台旧砚,当是前生修得的缘份,我福薄,自愧弗如。

在文房四宝中,自幼我就对砚台情有独钟。我进村学之时,伯父把他用了多年的砚台作为礼物送给了我。伯父的砚台椭圆形,巴掌大,砚池与砚堂连在一起,砚池旁边,雕有两只丫丫葫芦与三片葫芦叶子。大伯不太确定地对我说,这种叶子,大概就是《诗经》里的“瓠叶”吧?我对瓠叶与瓠叶的区别,也不甚了了,便只好不确定地嗯了一声。第二天,我把大伯给的砚台带到学堂,摆在松木板做的课桌上,先生过来,拿在手中,又敲又看,再带到他的座位上,戴上眼镜,左看看右瞧瞧,口中念念有词:“左之左之,君子宜之;右之右之,君子有之。”然后还给我:“玫瑰紫,胭脂红,温润纯洁,果然端砚!”先生一说,同学们都把目光投了过来,

■游宇明

# 每一次都是现场直播

每次参加单位组织的合唱比赛,部门都要进行彩排,彩排自然是想充分模拟现场:穿什么衣服,系哪种领带;分成几排,谁站在中间,谁立于两边;由谁指挥和领唱,唱得整不整齐,该不该加练,都要确认一次。只有觉得准备工作做得差不多了,才会结束。

做事情能够彩排当然好,起码在“上场”之前心里比较有底,然而,人生许多事无法彩排,每一次都是现场直播。

求学无法彩排。一个人从小学上到大学,每一天都是实际演出,不可能事先花费十多年时光试着过一段学习生活,然后才正式从小学一年级读起。古人说:“少壮不努力,老大徒伤悲”“一寸光阴一寸金,难买寸光阴”,其实就是告诉我们:求学的每一个步履都是现场直播,浪费一天就少一天机会。

工作无法彩排。你得尽心尽力对待每一个环节,不能吊儿郎当,不能万事不操心,因为未来不是空洞的,它得靠每一个现在逐步垒成,只有将每一个现在都做得扎扎实实,未来之塔才能呈现出应有的绚丽。大家都称钱钟书是国学大师,一等一的大才子,可是少有人知道他在学问上爱过的大功夫。杨绛回忆:钱钟书先生爱读书,不仅读,一读就是三四遍,读了还要做笔记,笔记上也不断地添补。如果钱先生不在读书上下这番功夫,他后来还能有那么大的作为吗?

感情不能彩排。人的感情无非这样几类:亲情、爱情、友情,对陌生人的博爱。无论哪种感情都是当下的真情流露,而非一次次人为预排出来。原因很简单:感情不是显示给别人看的,是人面对某种特殊事物突然出现的一种强烈的情绪和态度。孟

得不放弃。

第二次上梅城,是本世纪初,杭州市作协小说年会安排在梅城,也是深秋,住在紫翠楼。旧地重游,最亲近的方式,就是狠狠地又逛个遍。我有些新发现、新感触:街上多了些游客,也多了些“对外”的店铺,新华书店还在,找了几本大地方缺货的小说集。下午照例去江边,发现水面漂满了水葫芦,过去骗猪的伙食,如今无人问津。“漂泊”是它们的命运,在哪儿都活得风风火火,开得艳丽,倒是潇洒人生,令我汗颜。我们下到江边,摘了几朵回宾馆,却找不到盛放的器皿。傍晚,我们又上澄清门楼,夕阳下,三江秋水的褶皱里,满是霞色,仿佛铺满了层层金箔;挟持三江的南北塔,矗立在烟雾缭绕的群山之巅,越发伟岸。此时此刻,天色、山色和江色融为一体,直叫人如梦似幻,忘却身在何处,总算是弥补了初次的遗憾。

更有甚者,吃过晚饭,天都黑透了,大家依旧兴致勃勃地锦衣夜行,穿过灯火零星、行人稀少的正大街,在同一天里第三次上江边。只有上了门楼,凝视天上的繁星,凝视漆黑一团的江水,凝视隐没在夜色中的山峦和鳞次栉比的古城,我才觉得拥有了真正的黑夜。夜有各种各样,但我独爱这一种:没有亮灯工程,没有失眠的人间,仿佛江水流淌的不是江水,而是深秋的夜色。白天所听不见的流水声,此刻让寂静成为真正的寂静;而寂静之外,便是我们的笑声。我忘了大家为何而笑,只记住那样的笑声,发自内心,也正因为我们的笑声,令江边更寂静。

我们回到南大街,兴致不减,想找个茶室坐坐,是文化人癖的那种,却找不到,只找到供老年人消遣的“老而乐”大众茶室,也行,大家泡杯茶,围席而谈。茶室中有位

我觉得那些目光有些异样,甚至有些害怕,当天下午就换了一台青石砚,与别人模样相仿的家常青石砚台,从此,再也没有目光朝我聚集了。

我家里原本有一台精工细刻的歙砚,颇有来历,父亲宝爱,视为镇宅之宝。我的印象是保不住,地方长官和颜值色地来借用。不割爱行吗?从此,一别音容两落落。倒是两台巴掌大的砚台,躲进小楼成一统,管他春夏与秋冬。

村里用过的那方青石砚,现在还在发挥余热。我有两处书房,潜山路这边就是这台劫后余生的青石砚。安居苑那边自是新建的歙砚,长方形,眉子纹,方巧不雕,也只有巴掌那么大。伯父送的那台端砚,依旧养在深闺人未识。

我曾经拥有的砚台,大小厚薄不等,材质优劣不齐,仅就体量而言,以巴掌大的为主体。这些“掌砚”,或来自山外青山楼外楼,或来自柳暗花明又一村,或来自芳草萋萋鹦鹉洲。它们中,有的手感好,有的音色佳;有的幽居在高阁,有的相看两不厌;有的踏破铁鞋无觅处,有的得来全不费功夫;有弃我去者,然绝无乱我心者。相反,我一见到这些砚台,就能澄怀息虑,心醇气和,磨不磨墨,动不动笔,率皆如此。

■潘江涛

子说“君子远庖厨”,曾被人曲解为轻视体力劳动,其实他想要表达的是有品德的人不忍心看到杀死、肢解动物。假若一个人的感情可以事先彩排,我们还能相信感情的真诚吗?

正直不能彩排。人需要对世间之事进行曲直是非的判断,你站在正义和善良一边,维护折射着人性之美的世道人心,也就呈现了正直。这也不是可以预先设置的。比如在公交车上碰到有人偷窃,出手制止,是为正直;再比如你在路上碰到流浪之人,愿意资助他三五块钱,吃一份早饭,亦为正直。这些东西难道可以在出门之前先彩排吗?正是不能彩排,你临场的表现才可以显出内心的质地……

世间不能彩排的事自然还有许多:上进心、同理心、荣誉感、勇敢、执着……正因为如此,我们才应该培养自己的格局,知道在精力不济的情况下,什么事可以置之不理,什么事可以暂时放一放,什么事必须马上去做。有了这样的格局,你也就有了行事的方向,也就可以最大限度地获得生命应有的效率。

知道人生无法彩排,我们更应该珍惜生命。表面上,人生好几十年,似乎漫长得看不见尽头,但只要算一下我们一天用去的时间,吃饭、休闲的时间,也就明白了真正用来干事业的时间少之又少。在这少之又少的时间里,如果还要大量试错,还要有意无意地蹉跎,你最后得到的只能是痛苦和后悔。有句话我喜欢了半辈子,叫做“我们总是老得太快,而聪明得太迟”。其实,“聪明”是可以早一些的,关键是我们要有“求聪明”之心。

人生没有彩排,每一次都是现场直播,这既是一种遗憾,也是一种机遇。

老人,得知我们是杭州来的作家,在梅城采风,本地人的自豪感顿时爆棚,热情得没得商量地介绍起严州府的历史典故与趣闻轶事,龙山书院、乌龙山玉泉寺、方腊起义、梁山好汉与之对决、九位好汉战死乌龙岭……等等,除此之外,我对梅城的由来、五加皮、严州豆腐包等也有了清晰的概念,真是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,顷刻之间,梅城在我心中开疆辟土,壮大了许多。

这次笔会,让我受益匪浅的,还有乘一叶扁舟,渡到彼岸,攀登了南峰塔,又圆了一个梦。禅林始创于唐,几经毁建,几经沧桑,仅剩此塔,也算是历史的见证,你瞧塔顶上灌木丛生,足见砖石虽坚,岁月照样能将它化作软土,更何况血肉之躯,不禁感慨人是何等渺小。我们登上塔顶层,极目天下,三江尽收眼底,熙熙攘攘的万物不过蝼蚁。塔中大殿设有杜牧、范仲淹、陆游等人塑像,他们都曾经在这里做过地方官员。人这种动物,最大的是人格,想不到这梅城庙小菩萨大,历史文化底蕴之深厚,才是古城的基石。

从南峰塔下来,我们乘舟过七里滩,两岸层峦叠嶂,仿佛屏风一折折地向我们展示,上面满是国画大师也望尘莫及的墨宝,山色层林尽染,秋天的鸟群就像某个过路云所投下的阵雨,忽儿从天空洒落在山的怀里。而偶尔遇见山弯里的小山村,在一棵老树背后,亲切得就像外婆家。那种让人心底潮湿的感觉,是别处体会不到的。这儿有“小三峡”之称,但“三峡”的意蕴仅限于惊险,而这儿,除了惊险,更具江南特有的“渔歌唱晚”的情调,叫我们卸下城市的心灵负荷,乐乐水乐无我。只有过来人才懂,什么叫风景!

今年春三月,我有幸又上梅城,坐高铁不过半小时,下车就有些瞠目结舌,一

眼望过去,梅城又大了许多,造旧如旧的修建,让老街有了我心目中的模样,完全是严州府再现,游人如过江之鲫。老规矩,我照例把几条街逛了个遍,只见沿街都是精制而又古色古香的建筑,又多了几座牌坊,还有胡家老宅,浙大西迁的办学旧址和竺可桢故居,严州状元府,严州府古城楼……正如初见梅城时文友所预言的,那些被岁月湮没的,如今似雨后春笋,在古城的大地上破土而出,呈现在于我们面前。无论是加宽加固的沿江古城墙,还是重建的龙山书院和范公祠,不会忘记的,永远都不会忘记。对了,那家新华书店还在,虽小,却顽强,我不禁会心一笑。

我们逛到府前街时,刚好碰到知府出巡,却不知是陆游还是范仲淹,虽是游戏,却让入心生几分感慨,只可惜没有百姓拦街喊冤,少了些曲折和故事,但想来有这样的地方官,也是无愧可鸣吧。而有意思的是,这次上澄清楼不同寻常,是在上午,阳光明媚,春水荡漾绿如蓝,又是一番不同景色;渡口停了,水葫芦清了一帆光影,无尽风月。古城墙如今一直修到东门头,漫步向东,间或下到江滩公园,所到之处都有春风蘸了江水拂面而来,说不出的惬意。与同行者侃侃而谈,我竟辜负了满江汪汪的眼波,转眼即逝。

有种强烈的感觉如钱江潮,一潮潮地冲击我心,如今的梅城,比任何时候都更梅城,现代文化与历史文化紧密相融,接地气,通文脉,就像在三都渔村用中餐,吃的都是历史,都是文化。用文化铸魂,缄默千年的古城,正在向世人娓娓道来,它之所以叫梅城。



疑难病症 王成喜画

# 咸咸淡淡一撮盐

不动路,也拿不稳枪。曾以为,这些都不过是虚构的故事,但真要了解了盐之于烹饪乃至生命之必需,又显得何其真实可信!因而在艰难困苦的岁月里,彭老总倡导的“有益同咸,无益同淡”(《彭德怀的故事》)之情怀,既是革命者的责任,更是共产党人的境界!

人类最早何时“食”盐,迄今尚无确切的史料记载。但不难想象,如同火的使用一样,盐的发现和食用,同样经历了极其漫长的岁月。

咸,盐味也。《韵会》又苦也。《尔雅·释言》人造曰盐,天生曰鹵。《广韵》可见,无论是“咸”,还是“鹵”,都因为有了“盐”。据记载,我国食用盐的历史可上溯至夏。及至周,人们已经把咸味作为“五味”(酸、苦、辛、咸、甘)之一,并用于医治疾病。《吕氏春秋》也有“调合之事,必以甘酸苦辛咸,先后多少,其齐甚微,皆有自起”“咸而不减”的论述。汉代王莽则称盐为“食育之将”,更突出了盐在饮食烹饪中的地位。

盐有食盐、戎盐、光明盐之别。食盐,就是普通的食用盐,“上供国课,下济民用”;戎盐,有青赤二色,“医方但青盐不用红盐”;光明盐,就是石盐,得清明之气,为“盐之至精者也”。公元13世纪,意大利人马可·波罗历经千难万险,终于踏上中国这块古老而神奇的土地。他激动地在自己的游记里描述:“在城市和海岸的中间地带,有许多盐场,生产大量的盐。”

一日三餐,柴米油盐。食盐置放厨房一隅,虽不起眼,却是性命交关的宝贵食材。缺盐的日子真难捱——《白毛女》里的“喜儿”穴居深山数年,因为没有食盐,满头白发变“白霜”。《闪闪的红星》中的潘冬子为了突破白匪对食盐的封锁,穿着浸透盐水的棉衣冒险进山……倘若食之无盐,红军便失去力量之源,走

■杨菊三

# 一地报纸

一个喜欢读书看报的人,其品性和气质每每比常人高出一筹。

我将妻晒出来的时候,或许你会笑话我这是王婆卖瓜,但这位名不见经传的弱女子,却将一生都嫁给了她所钟情的文字和伴着她几近一辈子的书报。

上世纪90年代末,我们搬进了一套新居。住房条件改善后,床也换了一张新的,而且专门做了一个沙发靠背,这样倚着看书,就惬意了不少。

那时,我家订了多种报章杂志,除了各级地方党报以外,还订了《报刊文摘》《中国剪报》和《钱江晚报》《都市快报》等等。每当临睡之前,我与妻都会靠在床头,顾自读着自己喜欢的书报:我以看书为主,而妻子则以读报为乐,每晚都要耗费一两个小时,天天如此,雷打不动。

妻子看报,那真是看得仔细,从第一版开始,一版一版地都要研读,完全不像我多半是“看书看皮,看报看题”马虎样。读完一张后就随手往床边一扔,将一摞报纸读完,床边就摊得乱糟糟一片。我曾看过刘震云的小说《一地鸡毛》,就取笑她这是“一地报纸”。妻子总会笑笑回答:一地报纸总比鸡毛来得实惠。早上起来后,她总会将这满地的报纸拾掇得干干净净。我佩服她看报纸的这种耐力。其实许多新闻只要眼睛瞟一下知道个大概就可以了,可她偏偏要读它个天昏地暗。事实证明,她是对的。那一地的报纸背后,蕴藏着一种学习态度。假若要做学问,要积累知识,光是泛泛地浏览一下当然是不够的,须得入木三分地去挖掘,拼尽全力地去钻研,唯有如此,才能取得真经。妻子正是许多人都

在浮光掠影地去追逐物欲财富的时候,肯下功夫读书的一个人。妻子读报,一般是从第一版开始顺着读,偶尔也从末一版起头倒着看,全凭自己当时的心情。但不管怎样,那“一地报纸”的积累却是日日坚持,一天不拉。有时她在看副刊的时候,会自言自语地嘀咕一句:“这篇文章没写好,如果我来写,会更加贴肉一些。”这时我会说:“光是读人家的作品,会眼高手低的,你也可以试着写几篇呀。”

妻子爱好文学,那是从她的青葱岁月中就已开始了。她读过许多小说,也曾多次向我借过《人民文学》《十月》《当代》《收

获》等期刊,但要说写一点什么的,倒还未有过这个先例,姑且说是新媳妇上轿第一回吧。以前忙于谋生,东奔西跑的,哪有时间坐下来爬格子?而今孩子已上大学,工作又十分安稳,正是可以写点文章的时候。

家中早早就买了一台电脑,这这物尽其用,开足了马力。她写文章,一般都是在看好当天的那些报纸以后进行的,在键盘上敲敲打打,一直要写到十二点钟才能告一段落。她写文章,与读报一样细致,有时为了谋篇布局,绞尽脑汁,牺牲了千千万万个脑细胞;有时为了用好一个词,煞费苦心,改了又改,磨了又磨;文章写好后,她也不急着将稿子投出去,而是读了一遍又一遍,“刨”了一阵又一阵,在“慢工出细活”中求得更大程度的完美。

不断地阅读,不断地积累,不断地在报海书山中抽丝剥茧,使得妻子对政治的、经济的、社会的、文化的识见更加高端,更加宏阔,更加与时俱进,融合进她的散文当中后,视觉独特,行文流畅,语言深邃,颇有自己的见地和思想。

阅读助推写作,写作促进阅读。在写写读读中,妻子的悟性更大,格局更高,文字更加驾轻就熟,写作的题材更为广泛,阅读的层面更有针对性。在此期间,她读了沈从文、张爱玲、余秋雨、梁衡等等名家的一系列作品。在阅读书报的过程中,更加注重乡情乡愁方面的纪实作品。她白天上班,晚上看书读报,拼尽全力地去钻研,唯有如此,才能取得真经。妻子正是许多人都

在浮光掠影地去追逐物欲财富的时候,肯下功夫读书的一个人。妻子读报,一般是从第一版开始顺着读,偶尔也从末一版起头倒着看,全凭自己当时的心情。但不管怎样,那“一地报纸”的积累却是日日坚持,一天不拉。有时她在看副刊的时候,会自言自语地嘀咕一句:“这篇文章没写好,如果我来写,会更加贴肉一些。”这时我会说:“光是读人家的作品,会眼高手低的,你也可以试着写几篇呀。”

妻子爱好文学,那是从她的青葱岁月中就已开始了。她读过许多小说,也曾多次向我借过《人民文学》《十月》《当代》《收

获》等期刊,但要说写一点什么的,倒还未有过这个先例,姑且说是新媳妇上轿第一回吧。以前忙于谋生,东奔西跑的,哪有时间坐下来爬格子?而今孩子已上大学,工作又十分安稳,正是可以写点文章的时候。

家中早早就买了一台电脑,这这物尽其用,开足了马力。她写文章,一般都是在看好当天的那些报纸以后进行的,在键盘上敲敲打打,一直要写到十二点钟才能告一段落。她写文章,与读报一样细致,有时为了谋篇布局,绞尽脑汁,牺牲了千千万万个脑细胞;有时为了用好一个词,煞费苦心,改了又改,磨了又磨;文章写好后,她也不急着将稿子投出去,而是读了一遍又一遍,“刨”了一阵又一阵,在“慢工出细活”中求得更大程度的完美。

不断地阅读,不断地积累,不断地在报海书山中抽丝剥茧,使得妻子对政治的、经济的、社会的、文化的识见更加高端,更加宏阔,更加与时俱进,融合进她的散文当中后,视觉独特,行文流畅,语言深邃,颇有自己的见地和思想。

阅读助推写作,写作促进阅读。在写写读读中,妻子的悟性更大,格局更高,文字更加驾轻就熟,写作的题材更为广泛,阅读的层面更有针对性。在此期间,她读了沈从文、张爱玲、余秋雨、梁衡等等名家的一系列作品。在阅读书报的过程中,更加注重乡情乡愁方面的纪实作品。她白天上班,晚上看书读报,拼尽全力地去钻研,唯有如此,才能取得真经。妻子正是许多人都

在浮光掠影地去追逐物欲财富的时候,肯下功夫读书的一个人。妻子读报,一般是从第一版开始顺着读,偶尔也从末一版起头倒着看,全凭自己当时的心情。但不管怎样,那“一地报纸”的积累却是日日坚持,一天不拉。有时她在看副刊的时候,会自言自语地嘀咕一句:“这篇文章没写好,如果我来写,会更加贴肉一些。”这时我会说:“光是读人家的作品,会眼高手低的,你也可以试着写几篇呀。”

妻子爱好文学,那是从她的青葱岁月中就已开始了。她读过许多小说,也曾多次向我借过《人民文学》《十月》《当代》《收

获》等期刊,但要说写一点什么的,倒还未有过这个先例,姑且说是新媳妇上轿第一回吧。以前忙于谋生,东奔西跑的,哪有时间坐下来爬格子?而今孩子已上大学,工作又十分安稳,正是可以写点文章的时候。

家中早早就买了一台电脑,这这物尽其用,开足了马力。她写文章,一般都是在看好当天的那些报纸以后进行的,在键盘上敲敲打打,一直要写到十二点钟才能告一段落。她写文章,与读报一样细致,有时为了谋篇布局,绞尽脑汁,牺牲了千千万万个脑细胞;有时为了用好一个词,煞费苦心,改了又改,磨了又磨;文章写好后,她也不急着将稿子投出去,而是读了一遍又一遍,“刨”了一阵又一阵,在“慢工出细活”中求得更大程度的完美。

不断地阅读,不断地积累,不断地在报海书山中抽丝剥茧,使得妻子对政治的、经济的、社会的、文化的识见更加高端,更加宏阔,更加与时俱进,融合进她的散文当中后,视觉独特,行文流畅,语言深邃,颇有自己的见地和思想。

阅读助推写作,写作促进阅读。在写写读读中,妻子的悟性更大,格局更高,文字更加驾轻就熟,写作的题材更为广泛,阅读的层面更有针对性。在此期间,她读了沈从文、张爱玲、余秋雨、梁衡等等名家的一系列作品。在阅读书报的过程中,更加注重乡情乡愁方面的纪实作品。她白天上班,晚上看书读报,拼尽全力地去钻研,唯有如此,才能取得真经。妻子正是许多人都

在浮光掠影地去追逐物欲财富的时候,肯下功夫读书的一个人。妻子读报,一般是从第一版开始顺着读,偶尔也从末一版起头倒着看,全凭自己当时的心情。但不管怎样,那“一地报纸”的积累却是日日坚持,一天不拉。有时她在看副刊的时候,会自言自语地嘀咕一句:“这篇文章没写好,如果我来写,会更加贴肉一些。”这时我会说:“光是读人家的作品,会眼高手低的,你也可以试着写几篇呀。”

妻子爱好文学,那是从她的青葱岁月中就已开始了。她读过许多小说,也曾多次向我借过《人民文学》《十月》《当代》《收

获》等期刊,但要说写一点什么的,倒还未有过这个先例,姑且说是新媳妇上轿第一回吧。以前忙于谋生,东奔西跑的,哪有时间坐下来爬格子?而今孩子已上大学,工作又十分安稳,正是可以写点文章的时候。

家中早早就买了一台电脑,这这物尽其用,开足了马力。她写文章,一般都是在看好当天的那些报纸以后进行的,在键盘上敲敲打打,一直要写到十二点钟才能告一段落。她写文章,与读报一样细致,有时为了谋篇布局,绞尽脑汁,牺牲了千千万万个脑细胞;有时为了用好一个词,煞费苦心,改了又改,磨了又磨;文章写好后,她也不急着将稿子投出去,而是读了一遍又一遍,“刨”了一阵又一阵,在“慢工出细活”中求得更大程度的完美。

不断地阅读,不断地积累,不断地在报海书山中抽丝剥茧,使得妻子对政治的、经济的、社会的、文化的识见更加高端,更加宏阔,更加与时俱进,融合进她的散文当中后,视觉独特,行文流畅,语言深邃,颇有自己的见地和思想。